大公報
2025年4月21日 星期一

運河上岸是花街

最近，電視劇《北上》熱播，劇中三代運河人生活的地方名為「花街」。前幾天在江蘇出差，揚州住了三天，又轉至淮安。想起「花街」就在此處，便想去打個卡。友人說，小說《北上》裏的「花街」原型確在淮安，但電視劇取景地實在昆山。我說，那也無妨，權當文學考古。於是，夜遊裏運河。

我的故鄉在京杭大運河邊，對於這條大河並不陌生。所謂裏運河，又稱裏河，是京杭運河在江蘇的一段，經淮安、寶應、高郵、揚州等地，古稱邗溝、漕渠。淮安是一座懷水而興、倚水而安的城市，這段運河因流經城內而被冠以「裏」字，顯得更親切，也愈透露出人與河的相依為命。

夜間遊覽賞景是在裏運河的城區段。坐在船上，可見慈雲寺、清江大閘等歷史勝跡，訴說着當年的漕運盛況。眺望岸上，大合唱、廣場舞的隊伍熱鬧歡騰。兩岸燈光五色，與波光搖做一處，閃爍璀璨，令人神迷。我且篡改一下卞之琳的名句：你在岸上跳廣場舞，看風景人在船上看你。運河裝飾了你的舞台，你裝飾了別人的運河。

大約半個小時，遊船打了來回，回到原先的碼頭。上岸走不了多遠，就是花街了。關於花街名字的由來，有兩種說法。一說街區養花賞花成風，花香瀰漫；一說街上有許多賣絨花、絹花的商舖，製作精美，吸引了很多客人購買。雖沒有確切的證據，但我更願意相信後一種，前一種過於雅緻了，似乎與這運河碼頭繁忙的商業氣息不符。明清時期，這裏可是連接碼頭和清江浦城的入口，正是做生意的好地方。當時的花街有三四里長，現在只剩一百多米。街兩旁的老房子裏，開着各色文藝氣息濃郁的小店，盡職地擔當着花街氛圍組的角色。從裏運河或別處過來的遊客在這裏散步，拍照，喝糖水，選文創，一尺一寸地細細品咂着運河古街的風情。

（散記江蘇之七）

胡一峰 知見錄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庫爾貝的寫實

庫爾貝的《奧爾南的葬禮》是一幅你愈看愈覺得「不合常理」的畫。畫面極寬卻不深，幾十個人物並排站成一排，不斷地把你的目光從左邊拉到右邊，然後回來，無處停留，沒有焦點，也沒有誰比誰重要。

這不是一般人熟悉的構圖，沒有戲劇中心、沒有明顯的光線指引，甚至沒有一種「應該感動的情緒」。庫爾貝拒絕引導我們凝視，而像是把觀者整個推出畫外，彷彿只剩下一個問題：你準備好了嗎？

畫中央下方是一個空洞，那個打開的墳墓就在你腳邊。這個視角是關鍵，不是仰視神明的角度，也不是俯視故事的角度，而是我們自己的角度。我們不是旁觀者，而像是即將走向那個洞口的人。

《奧爾南的葬禮》的冷靜，近乎殘酷。畫中人習慣了死亡，而畫外人則無處可逃。構圖橫向拉伸，讓死亡不再是一瞬的終結，而是一整條緩慢推進的道路，畫中人像生命的年輪排排站好，等着一個接一個走向前方。

這種橫向移動，不是視覺的戲劇，而是程序，不是突發，而是過程。死亡不再是悲劇事件，而是一種人類生命的儀式。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去神聖化的藝術處理，不再有高高在上的審判者，而是所有人齊平在地面上，低沉、緩慢、毫無修辭。

在畫中，人物之間幾乎沒有互動、沒有觸碰、沒有眼神交流，他們像是一群彼此熟悉卻又彼此疏離的人，每個人各自低頭，感受自己與死亡的關係，哪怕是那一條狗，也顯得有點迷失，像是不明白人類為何在這個寒冷的空地上停留太久。

這樣的疏離感，是現代的，這不是一幅描繪人與人相互扶持的群體畫，而是一群孤獨的人各自面對一個無可逃避的終點。

《奧爾南的葬禮》不是關於死去的人，而是關於留下來的人。不是那個走了的人要去哪，而是我們這些站在邊緣的人，要怎麼繼續活。它不教你如何超脫、如何哀悼、如何紀念，它只是讓你站在畫前，靜靜地感受，看見彼此，看見自己。

（二，全文完）

普通讀者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《鈕扣戰爭》

世上有不同的戰爭，當中最無情和最殘酷的戰爭，首推兩陣交鋒、炮火連天的戰場對決。士兵以生命作為代價，倖存者亦承受戰爭遺下的禍害。世上另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戰爭，不用兵戎相見，但也戰況激烈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法國電影《鈕扣戰爭》，乃改編自同名小說。我曾觀賞二〇〇〇年後的新版本電影，故事講述兩個小村落本來相安無事，但村落的男童都活潑好動，喜愛刺激遊戲。由於村落的條件所限，社區環境並沒有什麼設施可供男童玩耍，男童於是想出一個遊戲方法：各自村落的男童組織成一支「軍隊」，目標就是搶奪對方男童身上衣物的鈕扣，搶得越多鈕扣便是勝方。男童當然「奮勇作戰」，用盡各種方法搶奪鈕扣。直到後期，為了不讓敵人得逞，男童更脫光衣物，在「戰場」上衝鋒陷陣，藉此不讓對方有機可乘。

《鈕扣戰爭》是一個既具童真，同時又滿載殘酷人性的故事。雖說只是一場遊戲，但是男童們為了爭奪勝利而付出代價，實在是對人性的無情控訴。

現代法國劇作家雅絲曼娜・雷莎的作品《藝術》深受歡迎，她另有一齣舞台劇作品，香港話劇團曾於二〇一〇年翻譯成粵語演出《豆泥戰爭》。故事講述兩個鄰近家庭原本相處融洽，兩對夫婦各自有一個小兒子。某日兩個孩子因瑣事而爭吵及打鬥，其中一對夫婦於是到鄰舍理論，初則口角，繼而演變成兩家互鬥。中文劇名的「豆泥」，一方面意指劇中的小孩子，另一方面亦寓意粵語所指恍如「豆泥」的小事，最終演變成一場成人的戰爭。全劇出場只有兩男兩女的四位角色，但就像展現了全人類的世界。

世上有不同的戰爭，成年人就像沒法汲取經驗而避免戰亂。有些國家領袖要發動戰爭，甚至預告對手們不可報復，否則便會進一步施壓。這些戰爭本可避免，但就是有些人仗着超級大國的地位，蠻橫無理、冥頑不靈。

輕羽 文藝中年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香港聖樂團的驚喜

今年復活節假期來得晚，反而《彌賽亞》等巴洛克聲樂瑰寶在清明節翌日響徹香港大會堂，演出前後更充滿驚喜。

四月五日香港聖樂團演出「巴洛克的輝煌」音樂會，紀念同於一六八五年出生的巴赫、韓德爾兩位音樂巨擘。選來的聲樂和器樂作品，演出前由音樂總監陳永華以中、英文講解，照顧在座不少外國聽眾。

節目以巴赫《第三布蘭登堡協奏曲》首樂章開始，由伴奏香港聖樂團多年的香港弦樂團十四位弦樂手，加上古鍵琴聯合演出。幾分鐘的演奏，

既為樂隊熱身，也讓遲到的聽眾就座。接着是合唱團唱出第八十清唱劇《堅固保障》的兩段。《眾讚歌》的女聲較男聲豐滿，男低音明顯較弱。

巴赫E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優雅雋永，百聽不厭。但當晚的驚喜在於獨奏小提琴，由樂團小提琴成員陳揚儀花了四個月製作，百分百香港製造，由團長梁樂演出第一樂章（**附圖**）。琴音乾淨厚重，樂隊伴奏可以更好。接着著名《尊主頌》選段的巴洛克式高音小號演奏出色，低音弦樂和風琴伴奏大合唱效果很好。

下半場的韓德爾作品中，最大驚喜是難得聽到管風琴協奏曲《布穀鳥與夜鶯》，獨奏是香港首席風琴家黃健翰。她與樂隊的唱和，猶如二鳥對唱。獨奏華彩段，大家屏息欣賞，風琴音符縈繞大會堂，那是難忘的一刻。很希望聽到黃老師爐火純青的管風琴獨奏專場。

壓軸是《彌賽亞》選段。演出前陳永華宣布：今年年底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全曲時，將在管風琴下預留一百個位，讓公眾人士手持樂譜參與合唱。此言一出，全場掌聲雷動，齊唱《哈利路亞》時特別落力。效果之好，指揮宣布再來一個，又是一個驚喜。

周光蓁 樂問集

逢周一見報

苦筍紫菜菹

與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的老師，一同帶領學生，遊走大埔社區，作飲食文化文學考察，逛街市，嘗飲食，認識社區，了解歷史。學生購入平日嗜吃的薩其馬，跟老師分享，甜蜜黏連，不單可形容小吃，更像是師生關係的表徵。老師購入傳統零食，炸蛋散、脆牛耳，供學生嘗試，對味與否，都是絕佳的文化體驗。

最後一站，一行人到大埔熟食中心，揀選喜歡的午餐，品嘗不忘創作，豬排麵、厚西多士、凍檸樂、熱奶茶，盛載學生新舊的回憶。自己點了紫菜四寶麵，紫菜、魚片頭、白魚蛋、水餃，料足味清，適合夏季追求清爽的胃口。

紫菜自小常吃，煮麵煮湯方便，一撕一投，一滾一撥，依附不同食材，融入多種味道。紫菜入手，早成乾餅，明代《山居本草》談及紫菜，就有提到：「取紫菜生閩越海邊，大葉而薄，挼成餅狀，曬乾用。」海邊取用，塑形曬乾，現代人少量手工製作，仍見此法。

紫菜作主單吃，見北魏《齊民要術》「紫菜菹法」，做法如下：「取紫菜，冷水漬令釋，與葱菹合盛，各在一邊，與鹽、醋。滿奠。」「菹」即醃菜，添鹽加醋，調味稍醃，葱與泡好的紫菜同盤，吃時混和生吃。

另有「苦筍紫菜菹法」，以筍換葱，筍去皮切絲，置水中浸泡。用時筍絲去水，「細切紫菜和之。與鹽、醋、乳。用半奠。」調味添奶，入味稍混可吃，像筍絲拌紫菜的涼菜。文中談到紫菜可洗，「但洗時勿用湯，湯洗則失味矣。」不可用熱水燙洗，恐失原味。

蕭欣浩 古聞港食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失敗的閱讀挑戰

一個多月以前，我與各位讀者一起分享了自己參加APP上「閱讀挑戰」的情況。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五日，轉眼三十天的時光一晃而過，結果已出：失敗！

挑戰成功需要滿足兩個條件：一是三十天內每天閱讀五分鐘以上，二是三十天內總閱讀時間達到三十小時。我第一條是做到了，而第二條則沒有滿足：「還需閱讀一小時十九分鐘」。系統還顯示：「本期共五千九百七十六人參與挑戰，最終三千四百八十四人挑戰成功」。

其實在挑戰的最後幾天，我已經看到還差幾個小時的閱讀時間，當時就有預感：如果按照自己原本的閱讀節奏，很可能無法挑戰成功。略一思考，我決定不因為參加挑戰而改變自己，還是「隨心所欲」想看就看，不想看就關掉APP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可以說是「眼睜睜」地看着自己沒有成功。

「每天閱讀超過五分鐘」在相當程度上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，而「平均每天閱讀超過一小時」，對於我而言，則不太可控，只為滿足挑戰而強行增加，會有些刻意與功利了。細細算來，三十天內總閱讀時間三十小時，也就是平均每天閱讀一小時，而不足的一小時十九分鐘，是「平均每天閱讀五十七分鐘」，兩者只差一步之遙。換個角度，每天五十七分鐘的閱讀，對於要求每天一小時的「閱讀挑戰」而言毫無疑問是不能通過的，但對於我而言，每天五十七分鐘的閱讀時間，是剛剛好。

利貞 大川集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▶今年六月相約港迪。

六月迪園迫不及待

剛來香港上學那會，趕上香港迪士尼五周年慶，當時就被全球首個迪士尼飛天巡遊震撼到，直呼怎麼會有這麼夢幻精彩的表演。白駒過隙，還有兩個月時間，港迪將迎來二十周年生日了。

在今年六月港迪二十周年的歡慶時光裏，一場夢幻而盛大的「迪士尼好友巡遊派對」將如一幅色彩斑斕的童話畫卷在陽光下展開。十一架全新設計的花車如流動的童話城堡般緩緩前行，伴隨着令人不由自主想隨之起舞的樂曲，超過百位表演者傾情演出，當中三十多位熟悉的迪士尼朋友，將童年的回憶與奇幻的夢想一一喚醒。

大主角米奇必須率先登場，緊接其後的是來自多部迪士尼與彼思動畫經典中的角色：有《優獸大都會》的靈巧角色、《大英雄聯盟》的未來英雄、《奇幻魔法屋》的魔法家族，也有《反斗奇兵》、《怪獸公司》、《熊抱青春記》、《玩轉腦朋友》和《沖天救兵》等作品中深植人心的角色紛紛現身。人氣極高的Duffy與他的夥伴們當然不會缺席。華麗壓軸的是一眾迪士尼公主，身披為這場巡遊專屬設計的全新華服，如繁星般在陽光下閃耀。

花車不只是舞台，更是魔法的延伸。每一處細節都藏着迪士尼的巧思與誠意——米奇在花車上擊鼓節奏鏗鏘，洋紫荊花的點綴為巡遊添上一抹香港情懷。

《奇幻魔法屋》的主題花車彷彿從銀幕中走出，舞動的地磚、會開合的百葉窗與閃爍的大門，將魔力高之家的神奇氛圍真實呈現。更有首度來港的角色們加入，《熊抱青春記》的紅熊貓美美在歡笑中跳躍、《奇幻魔法屋》的伊莎貝拉踏花而行，還有《優獸大都會》的賓治首次於港迪亮相。迫不及待！

潘少 樂活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掩飾

美國總統羅斯福因小兒麻痺症不良於行。為了給國民提供一個權威形象，攝影時他只允許人拍上半身，內閣開會總是在別人到場前先一步坐好，避免暴露行動不便的掙扎。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出身藍領家庭，起初演講嗓音尖細。她接受嗓音教練的專門培訓後不但學會了「貴族」腔調，而且嗓音變得低沉、有力，更符合大眾心目中的「領袖」形象。美國紐約大學法學教授Kenji Yoshino指出，這些都是「掩飾」（covering）身份的行為。

在他看來，掩飾是修正外在行為，進行「形象管理」的手段，和徹底改變身份的皈依（converting）或死守嚴防的保密（passing）不同，但都是因為原有身份被「污名」所致。掩飾者並不否認自己較為邊緣化的身份，但通過各種辦法將其柔化、弱化，以免引起主流人群的不適。羅斯福的殘疾、戴卓爾的出身都不是秘密，但即使位高權重，他們也都需要設法緩解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。普通人掩飾身份的行為更是司空見慣。

且不說因種族、性別、性取向等被污名的群體，我們都會有意無意矯飾自我，不願將自認不光彩的一面暴露出來。平時說些不盡不實的漂亮話，比如「你氣色真好」，「幹得棒極了」等英文所謂的「白色謊言」，歸根結底也是希望被接納，被認可，獲得「歸屬感」。這類客氣話對患有自閉症人群來說不可思議，因為他們的世界黑白分明，誠實和謊言之間沒有灰色地帶。但為了能被社會接受，我們幾乎每天都如此行事。Yoshino認為掩飾行為掩蓋了真實的自我，不利於培養人際信任關係。但世情如此，積重難返。

葉歌 墟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責任編輯：邵靜怡 常思源